昭昧詹言

昭昧詹言述恉

昔張衡儞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性喜文字亦好淡忘利害之際信古非眞商搉前藻證之不遠雖百家爽籟吹萬自已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非得與不得曷詎損乎顧念朝華已謝夕秀方蘩蘩椒糈蕙以爲春日之糗糧焉勤惓微明庶彼炳燭且令昭昧之情無閒今昔云爾道光己亥八月副墨子

此書纔記臆見未嘗敢以示人今年自粵返里偶出以示吾友吾友意以古人假金鍼不度似此和盤托出用意爲體太陋大雅所不出也余聞而淚契之甚自媿悔竊以行年七十

而知六十九年之非皆賴吾友之德直欲悲涕自捫豈止三日耳聾已也亟擬焚棄以掩吾醜既而反心審思釋氏有教乘兩門教者講經家也教固不如乘之超詣然大乘之人未有不通教者如天台智大師先習教後乃教乘雙修在吾儒若漢人訓詁教也宋儒發明義理身體而實踐乘也然使語言文字之未知作者年歷行誼之未詳而謾謂吾能得其用意之精微立言之甘辛以大乘自處而卒之謬誤百出捫燭扣槃肓猜臆說誣古人誤來學吾誰欺乎千百年除李杜韓歐數公外得眞人眞知者寥闊少見則何如非通其詞非通其意之確有依憑也吾觀古今才高意廣自矜大雅而心粗

意浮薇於虛妄卒不登作者之堂當作者之簃者如牛毛則余此書雖陋而亦無可訴病者使言之失當而有誤不可以質古作者斯當訴病耳嘗論殷浩焚經方為不仁成物之智聖人不廢也庚子五月初二日再記

唐劉提卿不以所著示人高懷遠抱卓見過人而羊叔子又不免嗜名過甚二者皆屬私妄君子立德立功立言欲以覺世救世明道期有益於人而已傳不傳於己何與焉嘗論殷浩焚經方為不仁由今觀之其所見亦甚鄙小不思聖為天口六經皆集驗良方而聖人曷嘗秘惜之不以傳於人邪若鄭所南之沈井謝皋羽之殉葬又別有傷心之故全謝山云

司空袁聖韓致光雖忠然不讀一鳴集翰林集無以知立言之功所以在三不朽也壬寅九月又記

昭昧詹言卷第一

副墨子闇解

通論

傳曰詩人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詠歌之愚按以此意非詩說三百篇與離騷及漢魏人作自見夫論詩之教以興觀羣怨爲用言中有物故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於君父夫婦兄弟朋友天時物理人事之感無古今一也故曰詩之爲學性情而已

思積而滿乃有異觀溢出爲奇若弟彊索爲之終不得滿量

所謂滿者非意滿情滿即景滿否則有得於古作家文法變化滿以朱子三峽橋詩與東坡較僅能詞足盡意終不得滿無有奇觀矧不及朱子此詩者耶

朱子曰文章要有本領此存乎識與道理有源頭則自然著實否則沒要緊又曰須靠實說得有條理不要架空細巧論議明白曉然可知愚謂詩亦然否則沒要緊無歸宿何關有無

古人皆於本領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氣骨今人只於枝葉上粉飾下稍又並枝葉亦沒了文字成不見作者面目則其文可有可無詩亦然

詩文與行己非有二事以此爲學道格物中之一功則非適其詞非適其意自不容已天不假易豈輕心以揮旦夕速化之所能也大學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以言志如無志可言强學他人說話開口即脫節此謂言之無物不立誠若又不解文法變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達意即成語錄腐談是謂言之無文無序若夫有物有序矣而德非其人又不免鸚鵡猩猩之誚莊子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嘗讀相如蔡邕文了無所動於心屈子則淵淵理窟與風雅同其精蘊陶公杜公韓公亦然可見最要是一誠不誠無物誠身修辭非有二道試觀杜公凡贈寄

之作無不情眞意摯至今讀之猶爲感動無他誠焉耳彼以
料語妝點敷衍門面何曾動題秋毫之末
修詞立誠未有無本而能立言者且學無止境道無終極凡
切身切學纔有一毫傲意卽不實纔有一毫盈滿意便止而
不長進勤勤不息自然不同故曰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嘗論凡著一書必使無一理之不具否則偏隘此孟子所謂
觀水之瀾容光必照自然發露非鋪陳賣弄使識見也凡著
一書必有宗旨否則淺陋無本一望絕潢斷港黃茅白葦而
已此二義作詩亦然然須妙會其旨不可執著若執著必將
爲張土稷稗販腥腐益惟不可當著書抑於斯文眞脈遠矣

昔人言六經以外無文章謂其理其詞其法皆備但人不肎用心求之耳苟用力於六經兼取秦漢人之文求通其意求通其詞何患不獨有千古惜余悟之晚精力已衰不能精誦矣韓公一生只用得此功故獨步千古

姚薑塢先生論黃黎洲文曰流覽多變漫淫於後代文集而不自振亦由其才患不奇識尤卑凡好易而畏難故也竊謂今人所以不及古者悉坐此病地醜德齊自謂雄長卒莫相尚韓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謝茂秦不許用唐以後事皆恐狃於近而不振也

大約今學者非在流俗裏打交滚即在鬼窟中作活計高者

又在古人勝境中作優孟衣冠非其卓然自立冥心孤詣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洗清面目與天下相見者其人不數遘也

以三百篇離騷漢魏爲本爲體以杜韓爲面目以謝鮑黃爲作用三者皆以脫盡凡情爲聖境

以六經較莊子覺莊子意新奇佻巧以六經較屈子覺屈子詞旨費縈紆然而一則醒豁呈露一則沈鬱淡痛皆天地之至文也所以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莊以放曠屈以窮愁古今詩人不出此二大派進之則爲經矣漢代諸遺篇陳思仲宣意思沈痛文法奇縱字句堅實皆去經不遠阮公似屈兼似經淵明似莊兼似道此皆不得僅

以詩人目之其後惟杜公本小雅屈子之志集古今之大成而全渾其迹韓公後出原本六經根本盛大包孕衆多巍然自開一世界東坡橫截古今使後人不知有古其不可及在此然遂開後人作滑俗詩不非復古亦在此太白亦奄有古今而迹未全化亦覺眞實處微不及阮陶杜韓蘇子由論太白一生所得如浮花浪蘂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今觀其詩似有然者要之皆天生不再之才矣南宋以來詩家無有出李杜韓蘇四公境界要不向上非故亦無復有如四公者一二淡學即能避李蘇亦止追尋到杜韓而止乃若其才既非天授又不知杜韓之導源經騷津逮漢魏奄有鮑謝處

故終亦不能到杜韓也

古人用意深微含蓄文法精嚴密邃如十九首漢魏阮公諸賢之作皆深不可識後世淺士未嘗苦心研說於詞且未通安能索解此猶言其當篇用意也若夫古人所處之時所值之事及作詩之歲月必合前後考之而始可見如阮公陶公謝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則於其語句之妙反若曼羨無謂何由得其義知其味會其精神之妙乎故吾於陶公謝公皆依事大概移易前後題目編次俾其語意諸事明曉而後得以領其妙及其語言之次第如首夏猶清和猶字承南亭朱明句來容程倦水宿承初往桐廬宿春渚七里瀨道路憶山中來否則此倦字不著力無精神借手填湊若今人所爲矣姑舉此以隅反可也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爲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若王阮亭論詩止於撥章稱詠而已徒賞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論其人爲何如又安問其志爲何如此何與於詩教也

古人文字淵奥非精思冥會不能遽通思之既通則見其情文併合詞理挈要變化曲折甘苦難易之分齊愜心滿志直是可歌可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以事父與君可以勵志風世味之彌旨而不可厭僻者學之非淺則偽狹隱則如設覆射謎矜露爲奇則如牛鬼蛇神全失蘊韻其氣骨輕浮而纖碊其意味短淺而不通

非通其詞非通其意也非通其意必論世以知其懷抱然後再研其語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別高下決從違而其所以學之之功則在講非文理義此學詩之正軌也

又有文理義皆得而不必非其意論其世彌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為人所愛賞而不欲廢者如齊梁人及唐韋柳王維是也此禪家別傳無關志持者耳

李習之云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於後代習之學於韓公故其言精審如此乃法言也微言也

文者詞也其法萬變而大要在必去陳言理者所陳事理物理義理也見理未周不賅不備體物未亮狀之不工道思不深性識不超則終於麤淺凡近而已義者法也古人不可及

只是文法高妙無定而有定不可執著不可告語妙運從心隨手多變有法則體成無法則傖荒率爾操觚縱有佳意佳語而安置布放不得其所退之所以譏六朝人爲亂雜無章也

非淹貫墳籍不能取詞非深悉格物體道躬行不能陳理若徒向他人借口縱說得端的亦只勦說常談彊哀者無涕彊笑者無歡不能動物也非數十年深究古人精思妙悟不解義法

大抵筆懦力薄不足以自達其意或有才筆矣而又麤獷此皆詞上事若氣體輕浮寡要不歸不能持論是理上事貫乎

二者詞理俱得而文法不妙亦猶夫凡俗而已其要歸於學識

有文通而理不通者是學上事有理通而文不通者是才上事文與理俱清通而平滯無奇妙高古驚人是法上事然徒講義法而不解精神氣脈則於古人之妙終未有領會悟入處是識上事

朱子曰學文學詩須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後看他人亦易知姬傳先生云凡學詩文且當就此一家用功良久盡其能真有所得然後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於孟浪者

李習之曰摭意遣詞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

云云竊謂此所謂入簷蔔之林不嗅餘香者當其讀時學時先須具此意識以專取之既造微有得然後要徙而之他如曹阮陶謝鮑杜韓蘇黃諸家一一用功實見各開門戶獨有千古者方有得力處否則優孟笑噱皆僞也

古人得法帖數行專精學之便足名家歐公得舊本韓文終身學之此即宗杲寸鐵殺人之恉孟子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資深居安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古人之進德修業未有不如此者也右軍云使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讀萬卷書又深解古人文法而其氣懦弱其詞平緩無奇者陸士衡是也豈真患才之多與抑人之得天者固各有所限

也如荀子義理本領豈不足而文乃不如李斯故知詩文雖貴本領義理而其工妙又別有能事在

凡學詩之法一曰刱意艱苦避凡俗淺近習熟迂腐常談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刱意及常人筆下皆同者必別造一番言語卻又非以艱深文淺陋大約皆刻意求與古人遠三曰選字必避舊熟亦不可僻以謝鮑爲法用字必典用典又避熟典須換生又虛字不可隨手輕用須老而古法四曰隸事避陳言須如韓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斷爲貴逆攝突起崢嶸飛動倒挽不許一筆平順挨接入不言出不辭離合虛實參差伸縮六曰章法章法有見於起處有見

於中間有見於末收或以二句頓上起下或以二句橫截然此皆麤淺之迹如大謝如此若漢魏陶公上及風騷無不變化入妙不可執著鮑及小謝若有若無間有之亦甚短淺然自成章齊梁以下有句無章迨於杜韓乃以史漢爲之幾與六經同工歐蘇黃王章法尤顯此所以爲復古也

朱子論文忌意凡思緩歐六一居士傳 輭弱 沒緊要 不仔細

詞意一直無餘 浮淺 不穩 絮說理要精細御不要絮 巧東坡時傳

巧

昧晦荆公子固 不足歐公 輕 薄 冗南豐改后山文一事可慮 想

謂此雖論文皆可通之於詩

文字精深狂法與意華妙狂興象與詞

漢魏阮公陶公杜韓皆全是自道己意而筆力强文法妙言皆有本尋其意緒皆一綫明白有歸宿令人了然其餘名家多不免客氣假象竝非從自家胸臆性眞流出如醴陵雜擬陸士衡等擬古吾不知其何爲而作也惟大家學有本源故說自己本分話雖一滴一句一卷一撮皆足見其本孟子所謂容光水瀾也如是方合於興觀羣怨六義之言

古人詩文無不通篇一意到底者此是微言須淡思元悟毋忽

屈子之詞與意已爲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陳言故選體詩不可再學當縣以爲戒無知學究盜襲盆集自以爲古意令

人憎厭故貴必有以易之令見自家面目否則人人可用處處可移此杜韓蘇黃所以不肯隨人作計必自成一家誠百世師也大約古人讀書深胷襟高皆各有自家真言而非徒取諸人夫屈子幾於經淺者昧其道而襲其詞安得不取憎於人朱子論柳宗元對天問以爲學未聞道而詩多術巧之意猶有難乎其爲柳此文乃以正屈子者而猶然況不及柳者乎

屈子杜公時出見道語經濟語然惟於旁見側出忽然露出乃妙若實用於正面則似傳注語錄而腐矣或即古人指點或即事指點或即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見妙遠不測者語

亦然不宜自己正述恐失之卑儉寒乞若說則索興說之須是悲壯蒼涼沈痛令人感動心脾如李先述懷等作固貴立意然古人只似帶出似借指點或借證明而措語又必新警從無正衍實說此當於十九首漢魏阮公求之若袁宏詠史齊滯吃吶叔夜贈二郭鋪陳平鈍皆無足取令世詩人詠懷擬古祇解辦此而已

但從詩作詩而詩外無餘境道理則祇成爲詩人而已古人所以必言之有物自己有眞懷抱故曰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又曰詩罷地有餘篇中發清省又曰高懷見物理詩家一標準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

若但從古人句格尋非而不得其意用非落窠臼即成模擬
形似或能造眞理詩外有餘境矣而才力不雄句法不妙不
使人意又成鈍根

意已經前人說過切忌襲用或借作證或借指點作慨歎如
魏武帝用微子東山詩劉越石用太公諸人而自己行文以
驅使之則可

凡作文與詩有一題本分所當有者有作者自己才學識襟
抱之所有者旣自家有才有學識又必淡有得於古人眞傳
一脉方爲作者若僅於詞足盡題奚有異觀

用意高淡用法高淡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堅老仍不能脫凡

近淺俗故字句亦爲文家一大事

不知用意則淺近不知用法則板俗不知選字造語則滑熟平易

字句文法雖詩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學非先於此實下功夫不得此古人不傳之秘謝鮑韓黃屢以詔人但淺人不察耳

韓公云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公之意以詞爲筌蹏世論公爲因文見道觀此則公實因道非文而併得其文焉顧非句讀不類於今非學文之末而已爲三昧秘密田饒曰雞有五德而君猶瀹而食之以其所從來

近也今欲學詩文當審斯二義
薑塢先生曰字句章法文之淺者然神氣體勢皆因之而見
又曰凡文字貴持重不可太近颯灑恐流於輕利快儇之習
故文字輕儇快利儇不入古纔說仙才儇有此病太白東坡
皆有此患按此皆精識造微之論
又曰宋以後不講句字之奇是一大病余謂獨南豐講之而
世人不之知嘗論南豐字句極奇而少鼓蕩之氣又篇法少
變換斷斬逆折頓挫無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韓大約南豐學
陶謝鮑韓工夫到地其失在不放一字一句有有束之用無
無束之用然以句格求之則其至者直與謝陶鮑韓並有千

古其次者亦非宋以來詩家所夢及惜乎世罕傳誦遂令元文處幽不得與六一介甫山谷並耀豈其文盛而詩晦亦有命存邪公自言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公固不以世俗之知榮其曠遠之高致矣

朱子曰韓子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此言乃指出文章利害言要淡趣貫精麤而不二者矣淺俗之說指前相襲一題至前一種鄙淺凡近公家作料之意與詞充塞胷中喉吻筆端任意支給雅俗莫辨頃刻可以成章全不知有所謂格律品藻之說迷悶迎拒之艱萬手雷同為傖俗可鄙為浮淺無物為麤獷可賤為纖巧

可惜爲凡近無奇爲滑易不習爲平順寡要爲遣詞散漫無警爲用意膚泛無當凡此皆不知去陳言之病也又有一種浮淺俗士未嘗深究古人文律翻序無統僻晦翳昧顛倒脫節斷其意緒不得明了或輕重失類或急突無序或比擬不倫或疏密離合浮切不分調乖聲啞或思不周到或辭義多漏或贅疣否隔爲駢拇枝指或下字懦又不切不確不典凡此皆爲不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之病

祇是一熟字不用以避陳言然卻不是非僻乃是博觀而選用之非可以餖飣外鑠也至於興寄用意尤忌熟亦非外鑠容氣假象所能辦若中無所有向他人借口祇開口便被識

者所笑二者既得又須實下深苦功夫精思審辨古人行文用筆章法音響之變化同異而真知之須使後世讀其言服其工妙而又攷其人論其世皆本其生平性情行事而載之乃能不朽

以新意清詞易陳言熟意惟明遠退之最嚴政如顏公變右軍書爲古今一大界限所謂詞必己出不隨人作計後來自有山谷又重申厲禁無如世人若罔聞知只坐詞熟轉晦意新而況意又求新邪然纔洗此病又入魔道如近人某某隨口率意滋滅典則風行流傳使風雅之道殘於斷絕而後一二傳古者起而與之相持而才又不能敵之古今道德文章

不出此三界而眞統恆虛無人焉

以謝鮑韓黃淡苦爲則則凡漢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皆陳言不可用非但此也須知六經亦陳言不可襲用如用之則必使入妙

能多讀書隸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陳出新入妙否則雖亦典切而拘拘本事無意外之奇望而知爲中不足而非助於外非熟則僻多不嘗行姬傳先生云阮亭四法一典字中有古體之典有近體絕句之典近體絕句之典必不可入古詩其題語則三字亦然可知非博必不能典

韓黃之學古人皆非與之遠故欲離而去之以自立明以來

詩家皆非與人似所以多成剽襲滑熟非與古人似必非與俗人遠若不先與俗人遠則非似古人亦不可得矣

姜白石擺落一切冥心獨造能如此陳意陳言固去矣又恐字句率滑開傖荒一派必須以謝鮑韓黃為之圭臬於選字隸事必典必切必有來歷如此固免於白腹杜撰矣又恐撏撦稗販平常習熟濫惡則終於大雅無能悟入又必須如謝鮑之取生韓公之翻新乃始眞解去陳言耳

好用虛字承遞此宋後時文體最易輭弱須橫空盤硬中閒擺落斷翦多少輭弱詞意自然高古此惟杜韓二公為然其

用虛字必用之於逆折倒找令人莫測須於三百篇及杜韓用虛字處加意研揣

謝鮑杜韓其於閒字語助看似不經意實則無不堅確老重成鍊者無一懦字率字便文漫下者此雖一小事而最爲一大法門苟不悟此終不成作家然卻非雕飾細巧只是穩重老辣耳如太白豈非作祖不二大機大用全備世人不得其深苦之意及文法用筆之險作用之妙而但襲其詞率成滑易此原不足爲太白病但下流不可處要當戒之太白之後真知太白惟有歐陽公其言太白用意用筆之險曰同覘蜀道如平川此語可謂真能學太白矣

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節尤在性情使人千載下如相接對

作詩切忌議論此最易近腐近絮近學究

敘述情景須得畫意爲最上乘

李太白言他人之語爲春無草木山無煙霞可悟西崑諸公之句卽洞山禪所云十成死句也郭景純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嵇中散云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此皆所謂一喝不作一喝用也可悟死句之無味然專講之又恐纖佻爲鍾譚惡習

用事忌出一處一書如既本昔人陳意事詞又出一處此最不可姑舉某詩某句以剃凡對臧穀爲例

蕺隱先生曰大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然必具見端末余謂

作詩無援據之事而必有序題大凡變化恣肆文法高古超妙入神全在此一事上講非

又曰昌黎於作序原由能簡潔而文法硬扎高古余以此言移之於詩如杜公陶謝皆然而漢魏阮公尤錯綜變化不見迹及尋其意緒又莫不有歸宿每見小才說一事非平鋪挨敘宂絮可惜卽缺略無頭緒尋其意脈不得明了

凡正發議正用事而又宂衍無不墮陳腐學究無味鈍根者然解用吾說而識不立功不深亦徒麤獷傖氣語者必辭求可彊而能也

古人之妙有著議論者則石破天驚有不著議論盡得風流

香然此二派皆有流病非眞有得者不知其故
以議論起易入陳腐散漫輕滑以序事起忌平鋪直衍冗絮
泛綴此惟謝鮑山谷最工前人謂小謝工於發端乃是一格
耳未足蔽一切法也惟杜公崢嶸飛動之勢遂爲古今第一
妙象然專學之又有病惟眞好學深思者辨之
讀古人詩文當須賞其筆勢健拔雄快處文法高古渾邁處
詞氣抑揚頓挫處轉換用力處精神非常處淸眞動人處運
掉簡省筆力斬絕處章法深妙不可測識處又須賞其興象
逼眞處或疾雷怒濤或淒風苦雨或麗日春敷或秋淸皎潔
或玉佩瓊琚或蕭慘寂寥凡天地四時萬物之情狀可悲可

泣一涉其筆如見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於義理淵淺處則存乎其人之所學所志所造所養矣

文字忌詐雜氣輕既無根柢又無功力尚不能淡清雅潔無

論奇偉

文字要奇偉有精采有英氣奇氣荀子國語皆委靡繁絮不能振起此亦非關世盛世衰如變風變雅離騷豈非衰世之文而戰國楚漢尤爲亂世其文奇偉亙古莫及但奇偉出之自然乃妙若有意如此又入於客氣矜張僞體假象此存乎其人讀書淺志氣偉耳若專學詩文不去讀聖賢書培養本源終費力不長進如韓公便是百世師

朱子論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荀子說了許多令人對之如喫糙米飯又論作文不可如禿筆寫字全無鋒刃可觀湛謂作詩文雖有本領而如喫糙米飯如禿筆寫字皆無取昔人議聖教序爲板俗令如某公之文某公之詩便是如此雖亦有本領不得古人行文之妙則皆無當於作者故本領固最要而文法高妙則有能事

朱子曰行文要緊健有氣勢鋒刃快利忌輭弱寬緩按此宋歐蘇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漢唐人厚重然卻又非鍊句減字法須知文者自解之以詩言之東坡則是氣勢緊健鋒刃快利但失之流易不厚重以此不及杜韓在坡自得

超妙而陋才出士以獵庸才識學之則但得其流易之失矣

氣勢之說如所云筆所未到氣已吞高屋建瓴懸河洩海此蘇氏所擅場但嫌太盡一往無餘故當濟以頓挫之法頓挫之說如所云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將軍欲以巧服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惟杜韓最絕太史公之文如此六經周秦皆如此

固須是用杜公混茫飛動氣勢為上然纔有一步滑卽散漫

觀於人身及萬物動植皆全是氣所鼓蕩氣纔絕卽腐敗臭惡不可近詩文亦然

又有一種器物有形無氣雖亦供世用而不可以例詩文詩

文者生氣也若滿紙如翦綵雕刻無生氣乃應試館閣體耳於作家無分

氣之精者爲神必至能神方能不朽而衣被後世彼僞者非氣骨輕浮卽腐敗臭穢而無靈氣者也

用筆之妙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如百尺游絲宛轉如落花迴風將飛更舞終不遽落如慶雲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漢魏諸賢最妙於此若太史公史記年月表序尤妙莊子則更滅其迹杜公奉先述懷一起語勢浩然凡十層十四換筆何減史遷莊子齊物論起數節尤入化

漢魏之人無不飛行絕迹精神超妙奇恣變化蕩漾不可執

沓然自厚重不佻纔一講馳驟而不會古人淡妙則入於麤
獷傖俗

固是要厚重然卻非段落板滯一片承遞無變化法妙者山
谷學杜韓一字一步不敢滑而於中又具參差章法變化之
妙以此類推可悟詩家取法之意孫過庭論書法遲疾可參
悟

薑塢先生曰文字最忌低頭說話余謂大抵有一兩行五六
句平衍縣說卽非古如賈生文句句逆接橫接杜詩亦然韓
公詩間有順敘者文則無一挨筆

行文必有奇稜必有正汁卻不許挨行

題之正面只宜指點帶出不宜鋪衍
題面題緒作指歸宿必交代淸楚又忌太分明此是一大非
作者與庸手凡俗所由判霄塵也譬名手作畫無不交代谿
徑道路明白者然既要淸楚交代又不許挨順平鋪直敘駢
媸冗絮緩弱漢魏人大抵皆艸蛇灰綫神化不測不令人見
苟尋繹而通之無不血脈貫注生氣天成如鑄不容分毫移
動昔人譬之無縫天衣又曰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鍼
綫迹此非解讀六經及秦漢人文法不能悟入試取詩書及
大學中庸經傳沈潛翫味自當有解悟處
亦有平鋪直賦而其氣體自高峻不可及如雅頌諸作是也

艸蛇灰綫之引脈乎秦風小戎典制閨情並舉而不相害可以識古人之體例大約古人之文無不是直底後人都要曲曲則不能雄但非直率無運轉耳讀小戎詩可識橫空盤硬拉雜造挪之法

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語不接而意接血脈貫續辭語高節六經之文皆是也俗人接則平順騃蹇不接則直是不通韓公曰口前截斷第二句太白云雲台閣道連窈冥須於此會之

詩文以瓌怪瑋麗爲奇然非麤獷傖俗客氣矜張餖飣句字而氣骨輕浮者可貌襲也薑塢先生曰柳州論鍾乳書從李

斯逐客書來然如中段設采奇麗處李則隨意揮斥不露圭角而范蠡陸離柳則似有意搜用奇怪費氣力模擬而筋骨呈露愚評學者可即此意尋之當有悟入處又如韓蘇石鼓自然奇偉而吳淵穎觀秦丞相斯嶧山刻石墨本碑則爲有意搜用字料而傖俗餖飣氣骨輕浮至錢牧翁西嶽華山碑益爲無取

詩以豪宕奇恣爲貴此惟李杜韓蘇四公有之前此則惟漢魏曹阮陶公孔北海劉越石數賢而已謝鮑已不能然

讀古人詩須觀其氣韻氣者氣味也韻者態度風致也如對名花其可愛處必在形色之外氣韻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

下筆勢分强弱而古人妙處十得六七矣

詩文第一筆力要强薑隖先生評韓公紀夢詩曰以崚嶒健倔之筆敘狀情事亦詩家所未有愚謂韓公筆力無非崚嶒健倔學者姑卽此一篇求之如眞有解悟定自得力此詩頗難解不得其眞詮則引人入蘊藉假象

薑隖先生曰文法要莽蒼硬札高古

又曰文須有入不言分出不辭之意又須知余謂精氣入而纖穢除否則入不言出不辭恐成孟浪儱莽

用意高妙興象高妙文法高妙而非淺解古人則不得

大約古文及書畫詩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氣骨

間架體勢之外別有不可思議之妙凡古人所爲品藻此四
者之語可聚觀而通證之也

凡詩文書畫以精神爲主精神者氣之華也

有章法無氣則成死形木偶有氣無章法則成麤俗莽夫大
約詩文以氣脈爲上氣所以行也脈絡章法而隱焉者也章
法形骸也脈所以細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不可見
氣脈之精妙是爲神至矣俗人先無句進次無章法進次無
氣數百年不得一作者其在茲乎

以杜韓爲之歸則足以盡習之論六經之語而無不包矣韓
公畫記云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長耳此

語可見古人爲學功力甚深研非勤久苦心深詣萬水千山而後造之非易易也周櫟園因王右軍歷從人學書謂古人成一藝亦必腳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古人手筆乃始成名今人習一師之言不出鄉里而執一己之見遂以自大此河伯夜郎之智也

曹子建孫過庭皆曰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以此意求之如退之子厚習之明允之論文杜公之論詩若孔孟曾思程朱之講道說經乃可謂以般若說般若者矣其餘則不過知解宗徒其所自造則未也如陸士衡劉彥和鍾仲偉司空表聖皆是既非身有則其

話或出於揣摩不免空花目翳往往未諦若夫宋以來詩話諸書指陳偏隘雅俗雜糅任意抑揚是非倒置由己本未淺詣精解也

王厚齋云蘇子由評品文章至佳者輒云不帶聲色何義門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愚謂此二說有得有失須善參之否則徒高無當如唐書論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竊謂經者道之腴也其味無窮何止但有典則斜經亦自有極其聲色者在也王何皆非淺於文事者皮傅之論耳

歷城周編修書昌論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世

人坐先不能眞信好古不知其淡妙而思取法惟以面目相
襲狩淺雷同何況於變王禹卿論書曰勤於力者不能知精
於知者不能至此二語亦名言也朱子曰李杜韓栁亦學選
詩然杜韓變多栁李變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蘇黃承李杜韓
之後而又能變李杜韓故意離而去之所以爲自立也自此
以外千餘年詩家除大歴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前記不論
其餘名家無不爲李杜韓蘇黃五家嗣法派者至於漢魏阮
陶謝鮑皆成絕響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
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靑邱之於太白
空同之於少陵是也

姚姬傳先生嘗教樹曰大凡初學詩文必先知古人迷悶難
似否則其人必終於此事無望矣先生之教但言非合之難
如此矧其變也蓋合可言也變不可言也近世有一二庸妄
鉅子未嘗至合而輒矜非變其所以爲變但糅以市井諧譁
優伶科臼童孺婦媼淺鄙凡近惡劣之言而濟之以雜博餖
飣故事蕩滅典則欺誣後生遂令古法全亡大雅殄絕則又
不如且非合之爲猶存古法也
漢魏曹阮杜韓非但陳義高淡遠脈明白而又無不文法高
古硬扎其起處雄闊闢頭湧來不可端倪其接處橫絕恣肆
變化忽來忽止不可執著所以爲雄康樂似犯駁選滯

意匠經營苦思凝厚頓折淡不可測高不可及
子建阮公皆雄渾高古而阮公精神文法蟠空恣肆神化無
方尤奇子建莊重直似六經阮公似史遷莊子
薑塢先生曰公幹緊而狹仲宣局面闊大
陶公別是一種自然清淡去三百篇未遠
謝公厚重沈淡明遠雖俊逸獨出似猶遜之
大約陶阮諸公皆不自學詩來惟鮑謝始有意作詩耳
惟陶公則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學人而自成無意為詩而已
至東坡亦如是固是天生不再之賢雖杜韓猶是先學人而
後自成家如杜同谷七歌從胡笳十八拍來韓南山詩從京

都賦來
鮑謝作詩用力勤苦如彼今居然可見
段落明白始於東漢如班叔皮王命論等作昔賢以此爲文章之衰然
詩猶未爾如十九首及孔北海曹氏父子劉阮陶公劉琨皆
魏晉人作而高古如彼不特此也如謝鮑之參差猶存古法
但短淺耳俗士尚不解鮑謝何況漢魏之天衣無縫者邪
詩文須神氣渾淪不露圭角漢魏以下惟陶公能爾大謝以
人巧肖天工已自遜之是根本不逮然猶自渾厚
子建渾邁猶是漢人阮公高邁以去漢未遠也
謝鮑根本雖不深然皆自見眞不作客氣假象此所以能爲

一大宗後來如宋代山谷放翁時不免客氣假象而放翁尤
多至明代空同輩則全是客氣假象
昔休文以子建函京仲宣灞岸子荆零雨正長朔風並稱邁
隖先生云此沈所云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者也又云古人
賞好去取之間亦所未喻余按仲宣灞岸誠為冠古獨步函
京篇非子建極作而高淡嚴重故非凡子所及正長朔風原
本風雅韻律似十九首然無甚驚妙若子荆零雨非所知也
姚先生云子荆以喪妻而歸故其詞云爾余謂即如是而篇
中無一言及代明白三命十句與起處詞意全不相貫接何
足取乎

蠹鴉先生云士衡擬古蒙所未喻其於前人譏何擬倍語有餘何嘗語淡妙也往時錢受之詆李何諸人形模漢魏而擧陸十二首爲晉學古人其徒馮班復云士衡十九首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一節一弟率皆句語聯對湊謂錢馮所論誠如姚所譏竊謂醴陵三十首眞可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矣然實亦無謂非特此也凡後人作詩其題有所謂擬古者皆吾所不知也擬古而自有託意如曹氏父子用樂府題而自敘述時事自是一體太白古風曲江感遇自述懷抱同於詠史亦可也擬古而自無所託意特文人自多其能導人以作僞詩而已東坡和陶雖自

有題亦覺無味殆與士衡同一才多之患邪

淵明擬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詩

景純游仙本屈子遠游之言而撮其意遂成此製鍾記室云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按此爲記明宋選）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李善云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詞多俗累見非前識有以哉何義門云景純之游仙即屈子之遠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余謂屈子以時俗迫阨沈濁汙穢不足與語託言已欲輕舉遠游脫屣人羣而非與古眞人爲侶乃戒齊西山之歌小雅病俗之言孔子浮海之志非眞欲服食求長生也至其所陳道

娶司馬相如大人賦且不能至何論景純若景純此詩正道其本事鍾李乃譏之誤也義門叟失之矣

謝宣遠子房詩鋪陳典贍當時以爲冠此特應制好手耳以康樂述祖德比之則氣格之高峻文詞之雄傑章法之淡曲皆非宣遠所及矣然康樂此詩余亦不取以其意稍矜夸過量也

悽戾之詞雖工如小謝所處之境本無甚逆因欲寄雅懷於詩特地尋出懷歸無宦情及別離等意以作詩本其實口中不要富貴而身戀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結狀豈能如陶公之至性恬淡懷抱如洗也又其於君臣之際經世之志汎汎

若浮萍漂木太無情愫故鮑及小謝除寫景之外無一語能動人但其情文併合氣韻芳鮮不媿大雅其餘諸人又併鮑謝這點識本家貲俱無但向句法模擬汎泊皦皦於作家風旨謚渺然矣

叔夜贈二郭詩陳義甚高然文平事繁以詩論之無可取則以比劉太尉贈盧諶居然有靈蠢之殊吾嘗論古人雖亦入今人則皆爲陳言如叔夜此詩是已阮公諸篇全是此恉而筆勢飛動文法高妙勝叔夜遠矣故知詩文別有能事在不關義理也

贈婦詩如秦嘉可也陸士龍乃爲他人作之是亦不可以已

乎

張曲江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上故一篇一詠莫非興寄此意是矣然僻者爲之則又入於空泛捕風捉影似是而非夫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兼之奈何獨主風與興二端乎大約天下義理及古今載籍文字惟變所適無所不備但用各有當耳不能觀其會通而偏提一端即爲病痛知味者鮮所以末流多歧也

邱壑萬狀惟有杜公古今一人而已

韓公縱横變化若不及杜公而邱壑亦多蓋是特地變不欲似杜非不能也坡公亦縱横變化邱壑亦多山谷之似杜韓

杜句格至縱橫變化則無之

王厚齋曰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荊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以元氣論詩文又非奇偉精采云云所可盡

北征南山體格不侔昔人評論以爲南山可不作者滯論也論詩文政不當如此比較南山蓋以京都賦體而移之於詩也北征是小雅九章之比

讀北征南山可得滿象並可悟元氣

昔人論李北海六公詩以爲莊麗鬱拔感憤而作氣激於中而橫發於外令此詩不傳於世吾以爲如杜公八哀嚴武李邕二篇以此意爲之亦可得其概也劉琨贈盧諶亦可見謝

鮑照之小謝遺都寄西府同僚具此概

漢魏阮公陶公皆出之自然天成惟大謝以人巧奪天工太白文法全同漢魏渾化不可測杜韓短篇皆然惟五言長篇不免有傷多之病而氣脈筆勢壯闊亦非漢魏人所能及

唐之名家皆從漢魏六代人出杜韓要蕸溯經騷宋以後人皆止於唐惟蘇公自我作祖一切離而去之然使人於古人淡苦奧密之計遂不復問亦公之故也

薑隝先生曰筆瘦多奇然自是小如穀梁文孟郊詩是也大家不然

孟東野出於鮑明遠以園中秋散等篇觀之可見但東野思

淡而才小篇幅枯𥩹氣促節短苦多而甘少耳

東野山谷白石皆嫌太露圭角

韋公之學陶多得其興象秀傑之句而其中無物也譬如空花禪悅而已故既亭獨譽之陶公豈僅如是而已哉

東坡下筆攏脫一切空諸依傍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能爲一大宗然滑易之病末流不可處故令須以韓黃藥之放翁多客氣假象自家卻有面目然不能出坡境界

東坡石鼓飛動奇縱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使才又貪使事不及韓氣體肅穆沈重海峰謂蘇勝韓非篤論也以余較之坡石鼓不如韓韓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

篆歌文法縱橫高古奇妙要之此三詩耍古今天壤如華嶽三峰矣至義山韓碑前輩謂足匹韓愚謂此詩雖句法雄傑而氣窒勢平所以然者韓深於古文義山僅以駢儷體作用之但加精鍊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南渡以後尤長纖瑣姜白石自敘獨主於擺落一切冥心獨造此與山谷同惜今觀其詩誠不負所言然間有近俠利輕儇之病此自宋人習氣時代使然如昔遊詩如飛鵝車破四語已開俗派須分別之以為戒然較之陳后山之鈍拙則才氣縱橫跌宕崢嶸飛動相去遠矣蓋幾與東坡相近惜篇什不富不能開宗耳．

山谷不能出杜境界卻有自家面目

宋元明以來有一等詩家如西游記傳奇所說諸色妖魔竊取眞仙寶貝一二件自據一山洞作狡獪尋常兵力頗難收伏而終非上眞正道其寶貝之來歷作用源頭彼皆不足以知之如阮公詠懷太沖詠史景純游仙陶公田園康樂山水太白仙酒杜公忠主憫時皆爲妖魔所竊而其眞用皆不存也非但詩也文字亦然道德政事亦然

甕牖先生云李同五言多學大謝倣其形似略彼神明天韻既非則句格皆失研矣余謂昧其所用而彊學其句格如王明之學韓歐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愈遠王介甫月映林塘

靜僅一句興象倶自謂相似何足以知大謝眞所謂見驥一毛安能窺其神駿

昭明文選序平鈍卑庸如彼令人憎賤歸熙甫自言不能爲八代語斯言眞韓徒哉陶淵明傳眞所謂亂雜無章此雖指文言之而詩亦多如此

阮亭標舉神韻固爲雅言然亦由才氣局拘不能包羅故不喜中州集此杜公所譏未掣鯨魚碧海中者也

阮亭多料語不免向人借口隸事殊多不切所取情景語象多與題之所指人地時物不相應既乏性情不關痛癢卽是陳言以自名家亦可以爲足與古今文事則未也

阮亭竹垞多用料語襯帖門面膚濫不精苟以衒博而已乍看已無過人處久而索之了無眞情勝概所謂使君肥如瓠而內實癡者也大約其用心浮淺氣骨質輕學者且從謝鮑韓三家淡苦用功久之自見

作詩必用本題故典及字句作料乃是鈍根王阮亭乃一生不悟

阮亭用事多出餖飣與讀書有得溢出爲奇者適不侔歐李杜韓蘇所讀之書博贍精熟故其使事取字密切貼給如數家珍令人未嘗讀一書而徒恃販買餖飣故多不切不確切矣確矣往往又蕪蘊不合雖山谷不免此病

近代眞知詩文無如鄉先輩劉海峯姚薑隝惜抱三先生者薑隝所論極超詣淡微可謂得三昧眞詮直與古作者通魂授意但其所自造猶是凡響塵境惜翁才不逮海峯故其奇姿縱橫鋒刃雄健皆不能及而淸淡諧則無客氣假象能造古人之室而得其潔韻眞意轉在海峯之上海峯能得古人超妙但本源不淡徒恃才敏輕心以掉速化剽襲不免有詩無人故不能成家開宗衣被百世也

海峯才自高筆勢縱橫闊大取意取境無不雅吾鄉前後諸賢無一能望其項背誠不世之才然其情不能令人感動寫景不能變易人耳目陳義不淡而多詖激此由其本源不淡

意識浮虛而其詞又習熟滑易多襲古人形貌古人皆甘苦並見海峯但有甘而無苦由其才高亦性情之爲也

詩文以避熟剏造爲奇而海峯不免太似古人以海峯之才而要能苦思剏造豈近世諸詩家可及哉愚嘗論方劉姚三家各得才學識之一望溪之學海峯之才惜翁之識使能合之則直與韓歐並轡矣

海峯才勝阮亭而功力不及阮亭頗有功力但自處大歷不敢一窺李杜韓無論經騷矣此是阮亭自量才分其識又勝於不量力者故亦足名家

學古而真有得即有敗筆必不遠倍於大雅其本不二也嘗

見後世詩文家亦頗有似古人處而其他篇或一篇中忽又入以極凡近卑陋語則其人心中於古人必無真知真好故不能真見雅俗之辨譬如王謝子弟雖遭顛沛造次決不作市井乞兒相以此推之則海峯之全似古人而無不雅者或不易到蓋其本領已同於古但未及變耳以古文言之震川無不雅荊川則時露凡俗其餘更不足識

錢牧齋極服王簡棲頭陀寺碑故其作詩多用禪典最俗而可憎厭其病亦沿於東坡而源於荊川王爲釋氏作文不得不爾非所以概施之也

閻百詩於文章之事無與然其言有精當可取者如云古文

立本色而牧齋則點染矣立單行而牧齋則排偶矣此言亦可通之於詩詩可以點染排偶矣然循而為之則入卑俗古人詩格詩境無不備矣若不能自開一境便與古人全似亦只是牀上安牀屋上架屋耳空同是也

嘗論唐宋以前詩人雖亦學人無不各自成家彼雖多見古人變態風格然不屑向他人借口為容氣假象近人乃有不克自立已無所有而假助於人於是不但偷意偷境又且偷句欲非本作者面目了無所見直同穿窬之醜也韓公獎宗師銘書文可以移之論詩

大約真學者則能見古人之不可到如龍蛇之不可搏天路

險艱之不可升迷悶畏苦欲罷不能竭力卓爾否則無不以
古人易與動筆即擬自以爲似究之只是摹擬法耳優孟法
耳試執優伶而問以所演扮之古人其志意懷抱與夫才情
因宜時發適變而不可執之故豈有及哉
大約俗士不解傾心勝流爲之刮目者上也反之而無德者
降行德者賤下也
大約學人好爲高論而不非真知鑑谷氣也
聖人論學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辨之不明則已無由識真
古人不感其知己後人不高其敎愚愚無所知而於論學論
文好刻酷非真語無隱滕偶出示人皆嫌憎之以爲不當誡

訐前賢或又以爲詞氣激直不能淵雅失儒者氣象是皆藥
石矣然忠惟非係一己美善之名而無公天下開來學之切
意函胡顢頇使至理不明歷觀孔孟程朱之言無是也韓歐
蘇黃之言無是也君子取人貴恕及論學術則不得不嚴大
聲疾呼人猶不應況於騎牆兩可輕行浮彈以擊鯨魚褻衣
搏帶以赴敵場葛陽甘草以救沈寒火熱之疾乎
潛邱言講學問經濟隨地可以及物詩不中用此言可警心
韓公所以言餘事作詩人也